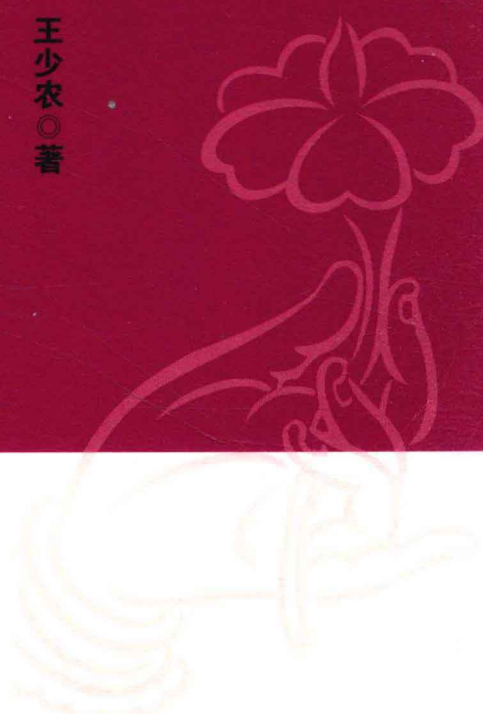


红尘 禅影

我用《红楼梦》讲《坛经》

壹

王少农◎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红尘影

壹

我用《红楼梦》讲《坛经》

王少农◎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用《红楼梦》讲《坛经》 / 王少农著. -- 北京 :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3.2

(红尘禅影; 1)

ISBN 978-7-5090-0887-4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禅宗—佛经—中国—唐代②《六祖坛经》—研究 IV. 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1468 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出书网·元宝

责任校对: 梁玉刚

责任印制: 高立艳

我用《红楼梦》讲《坛经》

作 者: 王少农 著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83907332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开 本: 70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0887-4

定 价: 32.00 元

前 言

全书用《红楼梦》中宝玉、黛玉、宝钗“三角关系”比照弘忍、神秀、惠能“三角关系”，以红楼情事为例，试解禅门宝典。本书揭示：古来传法，皆是双传，法不单传，心传是心心相印，不是孤心；神秀与惠能皆是禅家六祖。本书做出的一大努力是：为神秀正名，指出神秀与惠能并无高下之分，也无争执之实，顿悟、渐悟都只是个说法，弘忍“设局”，本意在破执。本书破译《坛经》信息：法必双传，道必孤修，可供行家参考。

目 录

001 坛经夜话

027 坛经三支偈

028 坛经第一偈

045 坛经第二偈

052 坛经第三偈

077 坛经十段品

078 坛经第一品 行由品

109 坛经第二品 般若品

125 坛经第三品 疑问品

133 坛经第四品 定慧品

139 坛经第五品 坐禅品

143 坛经第六品 忏悔品

160 坛经第七品 机缘品

196 坛经第八品 顿渐品

218 坛经第九品 宣诏品

221 坛经第十品 付嘱品

233 后 话

坛经夜话



《坛经》，中国制造。诞生于大唐，是禅宗标志。《坛经》的诞生是一场奇遇，他是中国文化的奇葩，是中印文明交流的结晶，是汉代以来中国文明积极寻求精神伴侣在唐代的实现。下面先简单讲述《坛经》中的大唐文化，从文学、哲学、历史三个方面讲佛教归化中国，在唐代圆满融入中国文化。这段融入，使中国文化更具魅力。

文学方面：“坛经偈”是唐诗，反映了唐代禅诗传统。昆仑一山两坡中印民族皆有诗歌传统。北坡寒，诗歌就是篝火，南坡炎，诗歌就是清凉散。敦煌古卷，季羨林译印度史诗，《大唐西域记》，“西域诗人”李白，等等，都暗线书写了中印诗歌交流历史。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中印思想交流产生了佛教，而中印思想交流又只不过是中印诗歌交流的必然产物，因为诗歌思维是宗教产生的先决条件，其中关键是语言文字交流，这是任何一对邻居相处日久天长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季羨林先生以梵文为例，指出了汉以来中印语文交流对各自社会的推动作用；印度历史的建立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有密切的关系等等。故云：唐代禅诗的出现是中印语文交流之必然，其传统久矣，可以在敦煌古卷中找到他的“前生”。“坛经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一首著名的禅诗，是唐诗中的奇葩。“坛经偈”的出现不是孤立、偶然，他是唐代禅诗盛行的一个反应。惠能——王维——贾岛——寒山，

唐代禅诗是唐代中国人身处盛世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宁静的证明，是“自性”之呈现。“坛经偈”的影响不仅在于诗歌，还影响到小说，这是一个“意外惊喜”。“坛经偈”支撑了《红楼梦》的结构，对《红楼梦》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哲学方面：《坛经》“顿渐一悟”法门反映了汉唐以来中国人“人性的觉醒”，“悟”是自信的表示；《坛经》中融入了道家思维与儒家理念，三教第一次合一试验成功，证明了从信仰文化的入口可以有助于提高国人幸福感。“顿渐一悟”指顿悟渐悟都是悟，神秀的东西可以学，惠能的东西只能悟，但悟以后还得学。惠能的“顿悟说”与王国维的“境界说”都是“无我之境”，出自庄子，是吸收了外来思维方式形成的认知世界的方法论。他不是观点，而是形成观点的方法。个人层面看，庄子“坐忘论”对惠能“顿悟说”有决定性影响，禅玄思维对冲，形成“悟感”。“悟感”是人类幸福感的基本感觉，“触感”是人类幸福感的实现，“幻感”是人类幸福感的毁灭，这是所有哲学与宗教试图解决的问题，亦是道家与释家两家共同的情趣所在。玄是禅之体，禅是玄之用。国家层面看，一教双护法，一门二国师。佛法护国，国法护教，坛经六祖禅我谓是“忠孝禅”。

《坛经》一书的结构是比照、参合了佛经与《论语》形成的，惠能首席弟子法海领众编纂《坛经》好比有子编《论语》，《坛经》有“杏坛经典”之意（“坛”、“杏坛”是孔子讲学处，常常是孔子标志，有时是特指），惠能我谓是“唐代禅门夫子”。当然以上都是比照。就禅宗说禅宗，就六祖说六祖，也不妨说明“惠能是‘岭南佛’（《坛经》原话）”，“《坛经》是中国制造”，“禅宗完成了佛教归化

中国的过程。”

历史方面：《坛经》记载了大唐帝国中兴历史。中宗李显复位，武则天退出，李唐中兴。《坛经》是中宗李显钦定佛经，尊六祖为“师”、“佛”。《坛经》从禅宗角度记载了大唐中兴这段历史，又从国家角度肯定了佛教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稳定作用。要说经书的出现，唐代中印交往推动了《坛经》的诞生。《金刚经》、《心经》、《坛经》“三佛经”互动，《坛经》对诸佛群经进行归纳整理，作了提纯消化的工作。经济上看，《坛经》从禅宗发展的独特视角记载了唐代广东开发以及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之勃兴。禅宗南宗寺院经济对南方经济作出了贡献。农禅成为禅门常态与“主流”，六祖是农僧。在唐代，佛教生存方式已经转变：从乞食到自立、到为国家做贡献，这是佛教归化中国、在中国生存的必然先决条件。

小结论：《坛经》是大唐圣典，中国文化之荣光。

《坛经》、《心经》、《金刚经》是佛经中的三部经典，流传很广，影响深远。这三部经典都产生在唐朝，可称“唐经”。与之相对应的是“晋经”、“汉经”。但因为“汉经”特指汉朝传下来的儒家五经，一般我们不把汉朝所译佛经称“汉经”。汉以后无儒经，唐以后无佛经。我这话是说当时都整理完了，该新创的也都产生了。后人别再指望在儒与释这两家门里另立门派，道家与易学嘛倒是可以出新东西，再反观儒释，其道成矣。汉以下，晋、唐佛经可以称“晋经”、“唐经”。中国书法有“晋唐心印”的说法，我们比照这个说法，也可以把晋唐佛经称为“晋唐心印”，是晋唐人心心相通、心心相印的传承，是大汉流风，是魏晋风流的另一面。何谓魏晋风流？诗、酒、儒、释、道。儒释道都需要诗与酒的浇灌，在诗与酒里面儒释道达成了精神上的一致。“诗酒儒释道，花月汉晋唐。”我随手撰的这副对联虽不工，其意不差。

汉晋唐三代是中国引进佛教文化的三个高峰期，中华帝国如饥似渴地吸收新鲜血液，不分中外、不分彼此，其包容能力与消化能力是很强的。中华帝国因包容而强大。中国包容佛教。引进之，必包容之；包容之，必供养之，谁招来的谁养，这是天经地义，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中国供养了佛教。

汉晋唐三代翻译佛经最盛、最好、最经典。说他“盛”，指量大，

反映了中华帝国胃口大，文化必须昌盛，帝国必须繁荣，这是帝国意志。说他“好”，指质优，句句是佛，原生态引进来不变味；同时句句是中国文化，一切为我所用。汉字佛经与梵文佛经都是佛经，中国与印度都是佛国，水乳交融，包容而纯粹；说他“经典”，指汉晋唐佛经是时代的特殊产物，绝对不是想要有就有的，世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学佛不是占便宜，“沾光”都是要交学费的。汉晋唐开发西域，中国对中亚、西亚、南亚的开发是有贡献的，输出很多，引进很多，交了很多学费，最终和谐了。和谐是东方文明的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特征。和谐怎么来的？和谐是打出来的。汉与罗马帝国交战，晋朝吕光开发西域，唐朝取经僧到“西天”取经，这都是肉搏上阵啊。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西天，焉得佛经”。几十代人累积下来，中国引进佛教的工作完成了。唐以后无佛经。佛经都是唐与唐以前译写的。我们今天常看的佛经，都是在唐代最终完成，都是唐经。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与其说我们读的是佛经，不如说我们读的是唐代文化。

三部经典中，《坛经》很重要。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直接帮助下，大规模译经，《心经》就是唐僧所译佛经。汉晋唐三代的佛经，除了《坛经》，在我看通通都是二手货。我没说它不好，但客观讲就是一朵折下的花。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个乐队叫“二手玫瑰”，我没听过他们的歌，这个名字倒不错。我们把那些翻译过来的佛经也可以叫做“二手玫瑰”。香，但是已经不扎手了。《坛经忏悔品》里就讲到了“自性五分法身香”，一会儿我会讲到。什么叫自性？非外传，乃自得。那些翻译过来的佛经既然是二手货，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的东西。客观上讲，他是“汉译佛经”，

不是“佛经”本身；与其说他是“佛经”，不如说他是“佛经文学”；与其说他是“佛经文学”，不如说他是汉代文学、晋代文学、唐代文学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语言文学因为大规模传承、整合、翻译、传播、交流带来的一次又一次大发展、一次又一次大繁荣。语言的发展必是思维的发展，玄奘所译佛经以及他与弟子所撰《大唐西域记》一书丰富了唐朝中国人的世界观，在此同时，更加坚定了中国人固有的价值观。

玄奘过后五十年，禅宗六祖惠能大师横空出世。惠能所讲，被弟子辑为《坛经》。惠能亲自把《坛经》命名为“法宝坛”（见《坛经付嘱品》），并且强调说：“但依此说，是名正法。”《坛经》是惠能大师开示的人生真谛，内修外化，道贯中西。

佛教三部经典之间的联系，我用四个字说明：“二经归一。”就是说《金刚经》与《心经》的精华都归在了《坛经》里。再说透点，《坛经》压根就是一部讲《金刚经》与《心经》的经中之经、典上之典。关于这一点，惠能在《坛经》里交代得很清楚，并不忌讳自己的传承。

《坛经》里惠能一明一暗讲了两个传承：一个传承大家都知道，就是五祖传六祖，禅灯不灭；另一个传承是《坛经》传承了《金刚经》、《心经》，经文重光。明传法脉，暗传道统。“衣钵”是抽象的衣钵，惠能在经中已经明确开示并无衣钵，这是我们在读《坛经》时需要注意的。这是大师的障眼法。惠能在《坛经》中交代：他的缘起是《金刚经》，所讲的是《心经》。这三部经是一个整体，应该捆绑起来学习，不能拆散了。经引用经，经证明经，可谓“经经相引、经经相证”，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庞大的智慧空间里。这个智慧空间，网络绵绵，

但有一条线很清楚，这条线，我们可以用张韶涵一首歌的歌词来说明：“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向提问者说）善哉此问，天人感应，满天佛菩萨都欢喜。他为什么欢喜？因为他看到了有人在觉悟，回到了自己的心。惠能一觉悟，《金刚经》、《心经》就变成了《坛经》；惠能一觉悟，衣钵就归他。惠能一觉悟，就成了佛门孔子，徒子徒孙，香火不绝。

大家来看《坛经》的三大意义。

《坛经》的首要意义是什么呢？是原创，是“元配”，是“原装”。《坛经》记录了惠能的原话，经书是惠能的弟子写的，其名曰：法海、神会、方辩等（见《坛经》付嘱品），有案可稽。《坛经》是中国本土得道高僧的原创，不是翻译，不是二手货。

惠能成佛事件伴生《坛经》诞生事件，一举颠覆了以往世人的三大偏见。

第一个偏见，世人认为中国人不能成佛，成佛是外国人的专利，尤其是印度人的专利，中国人只有老老实实做佛弟子的资格，只有恭恭敬敬供养上师的资格，千万不能痴心妄想做佛菩萨。显然以上看法本身就违反了佛教教义，众生成佛，才是真佛。中国人老老实实、恭恭敬敬没有问题，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人已经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中国人之所以引进佛教，是想过一把成佛的瘾，绝对没有要永远当弟子或信徒这一说。惠能成佛了，中国人成佛了，这才是真佛教，这才是真佛。所以我说“佛在中国”，就是这个意思。

世人的第二个偏见是，认为只有印度或作为印度中转站的西域才能产生佛经，《坛经》的诞生说明并且证明了中国本土就可以产生佛经。佛经不是谁的专利，他本是普利众生，故可从众生中产生。真理流行全地，流水不择高低。

“西域”的概念比较复杂，一般指中东以东、高加索以南、印度以北、中原以西的大三角地带，汉朝将西域纳入版图后，西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全称是中国西域。唐朝拓展了汉朝的事业，《大唐西域记》一书书名与内容表示：西域是大唐的，所以叫“大唐西域”。因此我们要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的内涵是丰富的，佛教、大乘佛学的引进是主要目的，因此派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的同时作了有关印度信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矿产资源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大唐西域记》是作为大唐特使的玄奘大师奉献给皇帝的“西域及印度国情综合报告书”。

《大唐西域记》的调查与考察是如此的广博、专精与具有目的性，客观上又是为西域诸国及印度撰写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季羨林指出：印度人不注重史书的书写与记录，古史阙如，以至离开了中国的《大唐西域记》就无法撰写古印度的历史。季羨林又指出：《大唐西域记》中关于阿育王的记载，是古代印度建国历史的重要凭证。如今中国南北各地还保留了大量的“阿育王遗迹”与“阿育王寺”，这个独特现象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学界应该继续深入研究。阿育王在中国有如此多的蛛丝马迹，说明了阿育王当初到过中国也并非不可能。总之，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印度与中国，其交流的亲密程度超出我们想象，历史上有很多条天然形成或后天形成的“喜马拉雅通道”，中印两国人民历来畅通无阻。喜马拉雅不是阻隔中国与印度的障碍，而是联络中国与印度这一对人类伟大文明的孪生姊妹的纽带。一方有事，另一方必有感应。伟大的喜马拉雅山，人类之母，《山海经》称之曰昆仑。巍巍昆仑，莽莽神州。在灵性里面，中国与印

度同属昆仑，是同一个神的国度。而佛学，就是这一信仰的一个表述。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读《山海经》与《大唐西域记》，只有在这个昆仑信仰与人文地理背景里面，才能得到有关佛教的启示，才能开解佛经三大经典中的奥秘。这么说吧，不读《山海经》就看不懂所有佛经，因为如果没有昆仑信仰作支撑，你就无法从佛教产生的源头上把握佛教的精髓。不读《大唐西域记》就看不懂《心经》，因为你不知道《心经》是怎么来的，包括《心经》在内的大乘佛典对大唐统治与开发西域、南西域的意义。不读《旧唐书》、《新唐书》，就看不懂《坛经》，因为你不知道《坛经》的产生是武则天王朝结束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关于这一点，一会儿我还要说。大家看，经典真不是那么好讲的，经典就是经典，他的产生必然有大因缘。我讲“西域”二字就讲了这么多，是害怕大家把佛经看得容易了，忘了他是怎么来的。

《坛经》纠正世人的第三个偏见是：以往人们认为成佛的人必须是身份高贵的，并且人生轨迹神秘秘，云山雾罩，比如佛陀，又是太子，又是隐居，一生难考，好比神龙；惠能打破了“贵人才成佛”这个所谓定律。惠能不是太子，是普通百姓，是个打柴的樵夫。一生记录清清楚楚，没什么好神秘的。这叫明明白白做人，清清楚楚成佛。樵夫也能成佛，这才是真佛教。佛教不是富贵人的甜点，而是所有人的粮食，这才是真佛教。佛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才是真佛教，这才是真信仰。

惠能与《坛经》一举打破世人的三大偏见，功德亦无量，佛法亦无边，果然是尊佛啊。

下面我试着回答一个有关惠能与《坛经》的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大家熟悉的与关心的。很抓人，也很迷人，今天我来破一破。我说的不一定对，不一定不对，无论对与不对都是我的说法，依各人思考为准。

有朋友问：惠能究竟是不是文盲？

我的回答是 惠能不是文盲。之所以以前有“惠能是文盲”的说法，是有人故作神秘，玩玄学，夸神通。当他说“惠能是文盲”时，等于说“文盲也能懂佛经”；当他说“文盲也能懂佛经”时，看似在说“人人能成佛”，其实把成佛看得太容易了。我本来是个农民，对惠能这个打柴郎有天生的认同感、亲近感，对所谓“文盲”这个有歧视性、分别心的词没法承认。劳动人民就算不认识字，也不等于说是“文盲”。何况很多劳动人民（包括惠能）并非不识字，因为文字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惠能虽然是劳动人民，但他不是文盲。有证明吗？有人说老是喜欢推翻前人观点，人人都说着《坛经》的惠能是文盲，只有王老师一个人说不是。其实我也不是喜欢推翻前人观点啦，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做学问与修行都要实打实，不能虚了。虚了假了，就会狂了妄了，佛教把这称作妄见，是一大魔。我凭什么说惠能不是文盲？《坛经》本身有说明，我随手列举一二三，大